



7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第二

詩二

徐光宗諱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繞涧新添數百竿
故人書為報平安
似聞謾：山風響正想陰
：夏簟寒老大不能窮
蠹涓歸來便暇掛塵冠
一杯且覓林間約
莫枉山王廢舊歡

夜聽莫撫幹彈琴流水操



故山不在眼，遠想流水聲。佳人南風起，
我澗谷情。十載厭鞞鼓，萬塵亂鳴鉦。蕭然
洗病耳，為鼓一再行。度險微斷續，奔前忽
琮瑋。淒風拉遠響，薄月當微明。亂石拱高
下，回環亦崢嶸。吾歸正自尔，猛士方西征。
年少勇過我，犬羊羶王城。請更平戎操，盡
掃河洛清。

送沈傳曜

卞峯摩青空，東望烏氏光宗諱同。豈忘宿春糧，
終愧一歛門。邂逅此相遇，傾懷得徐論。人
言解牛刀，要使口劇煩。未悟清廟器，朱位
列壘遵。尊我哀百慮，息但念三畝。園王師
肅征西，萬馬先雲屯。何力償賜履，緬慙羨
歸軒。寄聲舳舻舟，想見浮雁村。清冷尚可
釣，無使雪水渾。

八月二十日

口覺涼風入軒窗自亦幽漫能塵尾終憶
釣槎頭口我從添老愁予不為秋新醅知
孰未衰謝若為酬

偶書為山亭五首

為山亭下小嶺岷只欠蕭々竹數竿但遣
飛流時漱玉且將歸興為翁寬

其二

微風似与洗庭除石枕垂藤不負予八尺

方林聊已足可須仍要讀殘書

其三

僚吏相哀白事稀抱琴時有弄清徽何妨
共倒樽中漉不怕鳴驄問道歸

其四

羶穢初聞潁水清東君更復過蒙城應須
鄂渚兵同入賊壘聊煩盡剗平

其五

使節交馳數路分
頗知肝食念前軍
疾須圖上金城策
一見真當勝百聞

次韻程伯禹贈宗室趙朝請

人物相望不並時
使君水鑑有真知
未論理窟傾三語
只闕詩壇自一奇
擾：干戈猶戰伐
紛：薄領更喧卑
應須便作高軒過
好德何人佐我儀

次韻程伯禹用時字韻見寄二首

衰病侵尋豈故時
暮年懷抱祇公知
強論出處初無意
底有文章更好奇
王氣山川壯元自
壯歸心茅竹敢卑口
中原趣下王正曆
盡使遺民復漢儀

其二

漢道中興此一時
虞亡不臘尔何知
地中鳴角無多恠
堂上論兵固有奇
夢櫟那求梁棟遠
捨榆正羨羽翰淮
陽汲直猶高卧

願看蕭韶集鳳儀

送素表弟晁公耄汧海師幕

巖邑相望數奇聲十年湖海最閑情談
鋒尚憶傾甥舅鬢雪何堪數弟兄飽讀父
書聊自足深知民事却須評揚旗且逐樓
船下萬里波濤本不驚公耄說之子罷遂
昌令頗能言浙東
事民

題晁公耄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晚木寒無煙不知三間茅中
有凡醉眠山遠尚見雪江空欲吞天歸舟
定何許滄波方渺然

再賦

惠崇殘筆老猶奇袖裏溪山每自隨欲識
滄波無限意此間惟許當家知

觀化堂編校舊書

赫日真能永微風亦自涼故應便北戶何

敢厭東牆汲水聊為戲
潘書却未忙平生
間與懶并覺味偏長

又

翰墨憶他生業山林晚
歲心那知身已老
但覺意增深捉麈誰能語
扶筇可細尋
晚來庭鵲喜似恐有歸音

憶朱氏西澗

澗下流泉澗上松
清陰盡處有層峯
應知

六月水壺外未許人間得暫逢

又

憶向中流置竹林
萬錢無處買清涼
只今
路斷無來客
自撥新筍醉几場

雨後為山亭獨卧

雨過虛簷氣稍清
卧聞刁斗起連營
几看薄月當軒過
驚見陰蟲繞砌鳴
洵々江南
浮靜夜寥々
北斗掛高城
白頭心事今如

許慚愧見童話請纓

七夕

七夕仍殘暑三年記此宵
傍簷依領月歌枕聽江潮
瓠大何妨拙槎回未覺遙
可須論乞巧河漢望星橋

送王陞歸知果州

何處西南是果州黃甘殊勝本
奴洲使君自喜鄉閭近
騷客仍憐井邑幽盜賊燕秦

猶未息山川楚越已先秋
原頭兵馬今多少更与將軍論木牛

祈雨

老農酣歌望捫腹旱魃何為敢
予毒九淵再拜款神龍
仰空但見屯雲族天公愛亦
自惜我愧無功神弗福
願看一洗注天瓢未須震暴如車軸

又

今年淮西屢感胡騎王師盡掃無餘類武
王伐討報豐年今者驕陽豈天意東求三
茅西采石塔中至人肯徒視明朝掣電駭
翻盆婦子猶能飽遺滯

再至任後遣模煇按視石林四首

巖石三年別君思未許歸從誰尋草徑為
我款荆扉舊遠山千疊新添竹一園故人
如見問端欲掛朝衣

其二

白髮萱堂上孩兒更共懷弄孫那得見將
母竟難諧已絕功名望猶疑出處乖此心
終未穩何處復安排

其三

挿架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慙几案涼
曝闕庭除破屋防懸溜殘編足蠹魚好須
重檢校扁鎖莫令疎

其四

細路穿南嶺新松几許長
毋庸馳馬足祇擬轉羊腸
便作高亭好初非亂石妨
兩溪渾在眼似欲見帆檣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采石庶几遂

得之

苗當七八月之間甘膏不濡何太慳
飛塵蓬勃晝欲暝坐視雲物占
群山五日一風

十日雨天方勤民助明主作書未敢頌風

伯寄謝群龍少勞苦

又

群龍分馳不難興

俗謂五月二十日以後為分龍雨

噴薄

雲霧隨飛騰中田勿憂魚北坼倏忽便看

盈滿塍溝塍老農何功報神力但趣官租

飽軍食中原捲盡胡無人尔土明年便開

闢

余每歲病肺徃々坐達旦去冬以來
偶不作遂得安眠

衰孱每苦病相纏粗喜今年勝去年未說
清樽酬薄醉且欣高枕得安眠風塵不報
邊烽入聖澤頻聞好語傳時詔書屢下存
撫江北流人
可是淮陽真卧治滿囊空費大農錢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

漢上

再見狂胡力請平將軍無事罷屯營傳軍
已割淮壩地牙帳仍收鄂渚兵勝日身猶
堪杖策衰年耳自厭鳴鉦角中初了東歸
約安用區々峴首名

東園作草堂新成二首

官舍如何有草堂野人熟處自難忘池開
月映千山迥檻靜風生六月涼幽徑也從
穿別圃小舟還似過橫塘深知幕府文書

省盡付甘眠亦未妨

其二

密覆花荒茅已數重中開別戶更相容苦
無公事妨人樂多有清閒借客慵南浦潮
平分賸水堂前池与北山路近得青松近
北山松恠翁歸意何能緩新築高臺見卧
百本園中舊不見山因積土作臺遂見蔣山
龍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四年身不到吾廬應處仍堪托左符閑閣
漫憐公事少投簪敢託宦宦情無車聲早
已吞窮塞使指何時返舊都故作茅堂開
水檻要知心在自江湖

徐光宗立相過

茅齋一曲傍寒湾邂逅終年伴我閒契濶
易驚成歲月追尋空復望江山暫客客枕
聽疎雨時久早遙想吾廬掩舊關落莫歸

心誰与話坐談聊為起衰顏

同光宗立游蔣公謂寶公塔王荆公

墓晚過草堂寺周顥故宅也

我居在城府再至俄二年豈無山水心可
奈薄領纏今晨偶乘興適此賓從賢零雨
洗驕陽谷中聽流泉憑高快遠覽正見江
浮天至人本無心与我常周旋誰云喚不
應汝意自不度余自到鎮每雨賜禱麥壠

稍已滋橫水漲微漣佳城倚華表拱木埋
貂蟬暮過草堂寺借榻聊暫眠不復聞怨
霍茅口但連延歸路踐落日群峯鬱相先
回風送遠響墟里生晚煙吾廬悵何許東
望良慨然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涼寺再用前韻

大江洶西來故國今几年我衰倦登臨坐
愧隻行纏忽驚山陰集邂逅來群賢俛仰

吊前古高談注淵泉千巖過宿雨餘潤滋
麥天頽簷翳岷壁過午不得旋像佛再經
始時兵火後寺盡毀此邦心亦虔稍欣臺
殿新廢治依淪漣坐懷馬化龍僅作螳捕
蟬相傾走掣電詎暇安枕眠六飛暫東巡
恨尔不少延孽胡久凋殘屈已今我先衰
僊乘一障無功記凌烟乞身自茲始此計
君儻然

又明日復同光宗立提領吳德素運
使章思召過天禧寺登雨花臺再
同前韻

言徑朱崔桁復度白鷄年去歲謝公不可
見廢壘蔓草纏三日瞰郊垆所懷多昔賢
坡陁北城光宗北城有墩誰可作九泉石頭
控崢嶸目盡西南天定都記孔明赤壁方
凱旋孫權定都孔惟初鼎足計用意良已

度更作長干行秦淮亂清漣殘春掃餘花
密葉未有蟬高臺略四遠綠野浮竿眠午
陰久未移幽景為我延使君固不凡况有
嘉客先老大百念息爨餘豈遺烟了知塵
外心本自無間然

與光宗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余營石林今別
几三十年矣冠
服豈不榮狙猿強包纏惟餘緇衣心未敢

忘賢：他日得吾子匣藏駭龍泉衰頽為

為興起此賜寧非天羯胡玩兵久亦悟終

好旋扣關復請吏搖尾志頗度休兵固有

期撫事猶涕漣投懷幸傾瀉知子非寒蟬

十日對榻語夜寔了無眠賈生待宣室趣

席方招延願上治安策何者今當先我行

返故廬趺坐看炉烟功名會及時佇子論

燕然

用前韻送光宗立

畏作親友別况復非中年身如三眠蚕已
老翻自纏竭來守江關從事寧獨賢經年
兩大入燿火通甘泉石林豈壺中亦自有
一天采薇敢言勤誰与歌勞旋上書苦祈
哀傾寫志已虔坐懷北山巖未見西溪漣
人言搏風鵬不及翳葉蟬共挽携手客可
忘曲肱眠首鼠信禿翁胡為尚遷延子來
幸暖熱愧我一飯先清詩似鳴玉想見藍
田烟索去胡乃遽臨分重依然
為山亭晚卧

瘦石聊吾伴遙山更尔瞻泉聲分寂歷草
色借廉纖玉粒時能飽霜毛日更添平生
踈懶意况与病相兼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地年落筆坐生風下舍諸郎敢長雄操縵

不能陪衆手
斲輪終自付
良工鏡湖漫憶
歸狂客漢上
誰從過德公會
向南溪尋舊
約別開小徑
共相通

戲方仁聲四絕句

戲弄扁舟泊
宅村却尋三
徑柴茅

光宗諱同雲

邊此意誰解
贖作新詩
手細論

其二

水檻新開似
院花傍溪
湏更作浮槎
祇應

屢費王弘酒
時要清樽
對落霞

其三

不惜囊錢信
手空荒田
郊却暇望
年豐天
公天可是憐
風月判遣
詩人一例
窮

其四

盧橘楊梅已
及時我歸
先自在前
期平生
不作宣明
面浪愧將
軍建鼓
旗

仁聲舊居城
東泊宅村
張志和常
所

遊也今徙西溪作雲茅菴因東臯
為小亭號茅光宗諱同欲傍溪開水檻
久無賓會郡守有饋之酒五十壺
不敢飲亟易之乃克成有田數十
畝常苦下潦余居石林與雲茅南
北正相望故四章皆及之

次韻馬叅謀蔣山開堂飯素

邂逅聊憑法供真茲山誰謂我非鄰相追

更喜同枝策得意遙知了斲輪幽事要須
塵外侶好詩仍借鏡境中人歸來袖裏傳
新句驚放巖花作小春

諸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一勺清甘寄悟真八功德水在宣林寺址舊名悟真寺覺

城東路更口鄰臺傾劫火無遺燼寺經兵火盡焚

地轉奔風有伏輪但遣籃輿從口守深知
幕府盡詩人登臨莫忘千秋意不必山陰

記暮春

其二

欲眠遣客笑吾真愛酒空林羨汝鄰
歸計已甘從短帽倦途何止畏奔輪
高車不用三千客淨社須期十八人
尚許一樽仍破戒黃柑催釀洞庭春

是日客會者二十餘人以齋集不用酒

次韻馬叅謀新作山亭

家山千仞聳亭、夢遶蒼溪十里青
苦厭

簿書迷老景坐懷丘壑寄頽齡
稚川可復

尋句漏靈運能忘過永寧
疊石且從開小

徑寒芳仍喜報餘馨
天工未暇歲遺巧物

態何曾有遁形散策便思穿窬
泥沉鉤真

欲釣清冷已看袖裏携東海
端向蘿中得

畫屏半世生涯皆福地不妨
歸更侍祠庭

余前及領崇福明道洞霄宮祠九任二十一年時方又上章乞歸

方叅議用前韻記嘗過予石林次韻

答之

不復襄陽寫孟亭草齋人道是丹青那知
客自從文舉但恠山能養百齡世味無多
真潦倒帰心欲寄每丁寧遙聞迳竹添新
影更想巖花作遠響馨夜宿未應真怨別
江鷗須信久忘形地偏故逐淵明遠風好
常隨禦寇冷痴坐正憐塵滿案醉眠終倚
石為屏瀛洲學煩追賦尚記滄波接洞庭

卞山後即太湖正与洞庭東西兩山相望

徽宗皇帝挽歌詞五首

制作三王舊憂勤一紀餘豈惟成禮樂真
欲混車書黼扆猶丹陛颺輪忽子虛紫虛
帝鄉帰路穩無復顧樓居

其二

帝業承瓜瓞天倫映棣華千年乘接統四
海自為家畢郢終何恨蒼梧邈已賒廟堧

驚指顧行路泣悲茄

其三

脫屣終無恋遺弓故不忘金盤徒自聳玉
椀且深巖付托歸真主經營有舊章柏城
森渭水空愧寢中郎

其四

卜宅軒臺近因山禹穴深綴衣驚在匣黃
屋本非心海濶青雲隔天高白日沉秋風

無馬迹惆悵屬車音

其五

浴殿陪書詔甘泉叅侍臣虛傳遊帝所不
復從時巡効死終何日餘生漫此身攀髯
如已矣渾涕灑江濱

哭趙叔問

劉氏盤石宗略分天下半斯文獨更生落
落公族剋探書到千古極意在理亂故宜

蕭長倩憂國共長年我懷崇蘭居多學真
一貫束髮踵癯儒長繁媚空案曾中行秘
書領略能默斷埋光久不暴玉石終自判
中年立周行杞梓見修幹雍容視出處未
可亟招喚坐令護都水不特美先漢荷囊
侍丹宸正訝歸稍緩口馬棄天閑一往謝
羈伴黃爐壚閉白玉萬事風雨散訃來為
失聲涕落傷老伴孰知錦囊心無復銀鈎

腕柯山渺何許日月忽已換平生渾金質
反覆要熟看口寶琢寒泓誰口撫遺玩尚
有千字碑臨長嘆叔問三衢新居号崇蘭
館字畫尤妙蓄硯甚富
皆奇程致道作埋銘叙其事甚詳

銘

端硯銘

紹興己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皇
帝以所嘗御硯賜臣某再拜稽首而為之

銘曰

咸池之淵奎鉤所直爰為天地號令攸出
惟泰山雲膚寸萬方帝澤之儲而臣之藏

新坑端石硯銘

望之盎然不耀其光即之瓘然不暴其剛
下巖之澤竭取之其陽是為雲者初即猶
以見其祖之良

李師蘭硯銘

劑之勿利挹之勿稿毋漫其藏不貪之寶

晁激仲琴硯銘

鳴不為球拱不為壁有軫匪位寓此盈尺

孰謂大者訖藏無聲勉子筆端爰其鑑鏗

車

二井銘

紹興壬戌六月甲子建康府新作二井於
州治前銘曰

予者不窮取者不爭用惠我民以安其生
毋瀆其煩毋厭其多我民資之視彼濤波
左銘

吏之勤民如井日勗民之從吏如井日趨
惟吏為民毋或自累戾敵則斃之以閔百
世右銘

似菴銘

草堂東北隅有地四丈結茅為小菴時方

求歸未遂或曰甚有似乎吾廬也乃名之
似菴而為之銘曰

惟大匪肖其似者誰曰似之非我敢期
穹然覆盂甚狹而廣請視吾廬為一為兩

贊

東山圖贊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
道林四人像作東山圖玄廣超然萬物之

表見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
覘安石膚腴腴秀潤着屐反首与道林語
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如相酬酢皆得其
意于俯仰走趨之間筆墨間遠妙絕一時
無住道人少橫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廣
殆不可辨更數十歲安知天下不有伯兩
時曰曰各為之贊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

曰遠遊者以是為遊疾去息陰彼將安休

右許玄度

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嬉笑戴山翁
袖手從覓我行故遲豈以懷祖樂此遙遙
右王逸少

韞玉于山燁然不枯我覓此容非山澤儒
却顧何為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
右謝安石

一世所驅顛倒軒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
從容三人亦躡其後人誰無言聊一牽手
右支道林

法眼禪師真贊

八萬四千大悲寶目問此多目孰為正觀
惟阿那律無目而視問此真目畢竟安在
是法眼者猶為金屑有法無眼有眼無法
稽首導師五蘊皆寂悲觀慈現等大圓鏡
頽然方林如夢中事中山河大地一切消
隕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二終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三

書後

書高居宣集後



元祐末余与居宣同奉進士試春館教往
來舅氏晁無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
一時後進所推尊每得居宣果擢第一胡
右丞欽宗夫見其所賦主聖臣直聲言於
衆曰此豈賦耶殆有韻陸宣公奏議尔時國

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詞科居寔首中選
復為第一于是名稱日聞已而坐上市排
黨論久不得調卒邑、不得志以死余後
不復見居寔然間有出其所為詩文者每
見每竒始天下名文章稱無咎文潛曰晁
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靖
深獨若不得已于言者二公各以所長名
家不以相易而居寔之文氣和而思遠言
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之外而觀者觀
有餘味故人以為似文潛紹興己未余守
建康居寔之子紹持其遺文一編相示兵
火散亡之餘所存蓋十一覽之太息追數
徃游俯仰如前日事居寔之志既不得伸
于生以著後世者惟其文章又不幸不得
盡傳于後為可哀已乃書其後歸之且以
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書明皇吹簫圖後

此周昉畫家舊有南唐樊摹本筆跡如屈
髮今亡之矣其傍有海棠一枝株寧王坐
其左執板者黃幡綽也此本出梁仲謨家
僅存其五六尔明皇末年暇時自遼但如
畫中亦安得有馬鬼事耶紹興庚申二月
十二日夕陰初晴為山亭與何彦茂同觀

書鄒氏志欽宗諱同曾祖陰德詩後

其初任為丹徒尉獲拜忠公齒尚少辱引
與論當世事及立朝行已大方諱累數
百言如訓子弟至今不敢墜也今觀此詩
知公之節有自來矣而復能推其所以
與人不獨私其身君子之愛人有若是乎
人惟不知陰德故以善為不足為而不為
以不善為不可為而無不為是欺天也陳
平自謂多陰謀後世即廢至曾孫何果先

國後力營之終不復得而于公以決獄之
故責報于定國如執左契取寓物天人之
間此特其小者耳忠公碩大光顯既已有
驗于前而位不配德減孫達方將有後于
魯此詩不但邠氏傳寶其家願与天下強
為善者共之也

書傷寒治要後

王仲弓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

故居官數自勉博學多聞尤長于醫及与
前世娄昌言常類士来道方諸子遊嘗云
疾之傷寒所在無歲不罹其患然治法有
證傳于徑絡効于日數者不可差以毫釐
張仲景書在世如法家有刑統苟用之皆
當可使天下無冤人而庸醫多不解其見
于形候者亦不盡審是既不能用法又不
能察情以故殺人不知其几何因推仲景

書作傷寒證治發明隱興雜載前數人議
論相与折衷又恐流俗不可徧曉復取其
簡直明白人讀而可知者刊為治要曰苟
能窮疾之所從來而驗之以俟按吾書而
用之雖不問醫十可得八九此仁人之用
心也余嘗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乃為
鏤版与衆共之使家藏此書人悟此術豈
特無冤人而已調護之不失其宜服餌之
不失其節雖使至于無刑可也覽者尚無
忽

書陸探微獅子畫贊後

陸生板畫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
太和間李文饒鎮浙西徙置十鎮江江露
寺余猶及見焉元符初甘露火板亦隨燼
常恨絕續世不復見忽有得東坡所摹以
獻會府治草堂成因傳寫為照壁屏之陰

筆墨之妙雖不可追然尚可想其髣髴亦
以存建康故事之一云

書方勺雲茅漫錄後

仁聲余少時識之塲屋中博學多聞不專
為舉子文詞尤刻意作詩客揚州帥丞相
蘇公子容厚禮之喜交當世名士遇其所
合傾家資具饌敬呼飲酒窮日夜士亦以
此樂從之遊家坐是貧仁聲不悔也既老

結廬吳興西溪之上因誦杜子美詩至何
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為予其意
會乃名其居曰雲茅菴平生詩文甚多皆
隨手散去不復錄獨取近歲所存藁次為
雲茅漫錄十卷余鎮建康仁聲年七十六
矣間聞自吳興特來見余意氣尚不衰曰我
亦安用此尚使後來居是溪者知有吾姓
名尔兵興以來四方游舊零落殆盡存者

不過三四人仁聲又居同鄉時：往來其
可無一言然仁聲自言嘗從方士得服氣
煉形法其貌瘠而不枯風月勝時好士者
能數載酒往來返其為雲茅之儲固未已也
乃書其後歸之

書唐李弼告後

右晉州刺史史李弼告紙書字細如蠅頭
皆已漫滅其僅可辨者如此余見唐告多

時固以患直道為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
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
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
亦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于天下而天下
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于初一夫搖
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
亦莫敢不謂然其善之効歟今觀其文精
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任緯錯綜之際

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于詩章兼得
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朝雖不久
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于
理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
是以善類皆相与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
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病信乎且道之不可
終屈也嘗哀次平生所為文屬余為序會
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尚

序

程致道集序

紹聖末余官丹徒信安程致道為吳江尉
有持其文示余者心固愛之願請交未能
也政和間余自翰苑罷領宮詞祠致居吳
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与時異久不得
調寓家于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
有不獨見于其文者即其後書當路論以

言取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
若槩論其故過一序不復錄天下士几何
可以足盡棄之手并上其文數十篇宰相
見而驚曰今之韓退之也亟召見政事堂
會有問之者復得閒移然宰相知之未已
也宣和初復召入館稍遷為郎議者翕然
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
天子掌制命文章擅一時蓋嘗論當孔子
矣未有以帑書者按唐後關

得十四五而益以近取著為四十卷夫天
既以是假致道矣乃不使盡暴其所長病
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力致
而天反不能相之歟不可知也紹興十年
詔重修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
不拜而以其前欲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
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乃先眾人而
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其本末歸之致

道名俱今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
舉亳州明道宮云

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之三終

